

## 第 22 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第二階段】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21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上午 10:00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 B2 會議室

出席委員：宇文正·胡金倫·陳素芳·廖志峯·盧郁佳（依姓氏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楊宗翰、廖非比（文化局代表）

會議紀錄：游文宓

「第 22 屆臺北文學獎」之「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徵文至 12 月 31 日截止，總計來稿 118 件。資格審後，由方梓、盛浩偉、陳夏民、蔡昀臻 4 位擔任複審委員選出 89 件晉級決審。2020 年 3 月 26 日召開第一階段（入圍）決審會議，由陳素芳、宇文正、胡金倫、廖志峯、盧郁佳 5 位決審委員，評選出 3 件寫作計畫入圍：張娟芬《流氓王信福》、蕭信維《海獵》、楊隸亞《臺北男子圖鑑》。入圍者各獲頒證書一張及獎金 20 萬元新臺幣。

歷經一年，入圍者皆已依計畫完成寫作。決審委員於 2020 年 11 月 19 日召開第二階段決審會議，評選臺北文學年金 40 萬元的最終得主。會議開始，執行規畫單位《文訊》雜誌封德屏社長開場後，各位委員推舉陳素芳為主席，主席先請委員們對三部入圍作品先發表整體看法。

### 整體看法

**宇文正：**首先想到去年在文學年金的評審會議上，極力爭取徐振輔的《西藏度亡經》，預計是會大放異彩的作品，當然另外兩部也都有很好的成果。足以見得臺北文學年金的設計是很正向健康，並不是獎金獵人可以輕易獲得，因為寫作者必須真正找到他們關切的議題，找到自己的文字風格，去計畫、去完成，在通過入圍的考驗後徹底去執行，這樣的制度本身是很正向的。而今年入圍的三部作品，文類及內容都不一樣，有各自的長處與優勢，一開始很迷惑，所以讀了不只一次，待會兒可以和各位評審們談談我的定鑑。

**廖志峯：**此次三位作家都表現出不同的文字風格，有精簡、有理論，也有充滿想像的，都很精采，但也讓人很難去抉擇。就我個人閱讀起來每部作品都讓人覺得愉悅，但也讀出一些不足之處，之後討論時可以分享對這三部作品的想法。文學年金是鼓勵作家去創作真誠且有深刻的作品，是帶出新的視野，這就是文學年金創設的意義。

**胡金倫：**如宇文正所說的，這幾年文學年金入圍的作品，像廖暉、徐振輔、李維菁都有不錯的成績，還有去年獲獎的敷米漿，早期他雖然是網路作家，但他毅然決然的改變形象，雖然不是正獎，但也在寶瓶文化的出版策略下有了不錯的成績，為文學年金入圍的作品開啟了不同的方向，也各自有了一片天，期許這些作家們仍持續寫下去。回到今年的入圍作品，讀完後有從失望到滿意、亦有滿懷期待到失落的作品，如同前面兩位評審所說的，這三部作品的落差很大，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跟報導文學，但回到最基本的文字，能否駕馭題材把故事說好，並掌握心中所想的主題，才是作者們最大的挑戰，所以很快就對這三部作品有了定奪。

**盧郁佳：**三部作品都有優秀迷人的構思，會吸引大家想去看到成品，完成後，也感受作者們精采的才情，在此紛亂的時代能沉澱思慮，凝聚主題去深入與探究，很佩服這些作者。但不可避免的是會將這些成品與同類型、傑出的作品比較，而看出一些欠缺，有點遺憾。

**陳素芳：**我在首次閱讀這三部作品時，有些小失望，也順手做筆記將問題點出來，再回頭閱讀時，若我的問題還沒獲得解決，這部作品可能就無法說服我。如同所有評審說的，這三部作品是不同的類型，要互相比較有點困難，所以從中找出問題，最後用統計的方式紀錄，看優缺是否能解決，來決定自己的抉擇。

## 入圍作品討論

### 張娟芬《流氓王信福》

**盧郁佳：**張娟芬開啟了台灣司法改革及案件的寫作類型，也出版很多優秀作品，她在年金計畫提到此次的創作不想再重覆過去的寫法，想要以創新的方式並透過採訪與調查來完整述寫台灣司法的大歷史跟冤獄囚犯的小歷史，這是很棒、且有意義的，不只可以讓讀者看到受冤事件的來龍去脈，更可看到當事人全人的生命經驗，但這就會碰到寫作者的天險，因為小歷史有太多事情是必須要取得當事人或受訪者的同意才能公開，但這些人或許都還沒走到可以看淡事件的階段，或者需要花更多的時間才能揭開這個傷口或者轉念，導致作者沒辦法寫入，而讓小歷史有很多空白或需要馬賽克的地方，讀者沒辦法去理解發生了什麼事，反而留下許多謎。這部作品的遺憾之處，就在於王信福的形象沒有建立起來，雖然描述了他與司改志工感情的深刻，也看出此人想要自立、不給人添麻煩的個性，卻沒有將王信福立體形貌塑造出來，太多事情無法說、或說不清，作者甚至也點出因疫情的關係無法讓王信福及其妹妹過目，無法取得當

事人同意而暫時不出版，我認為這是很委婉的說法。張娟芬這樣傑出的記者心裡應該也很明白，很多事情都需要平反，但受到種種現實的因素，勢必會留下很多空白，但這樣的空白反而讓這些不能說的事離得更遠，這樣的作法對記者倫理來說是圓滿的，但在文學創作上的問題卻無法解決，是我認為此部作品的遺憾之處。

**胡金倫：**我同意郁佳後面的說法。其實此作品或許算是仍在進行中，去年在評審完入圍作品時，張娟芬有將此部作品改編成舞臺劇演出，這案件也陸續地被報導出來。像文學年金這樣的徵件制度，作者從計畫、試寫到完成，都一定會有很大的落差，當初讀到王信福的試寫稿時覺得很薄弱，因為只有寫到卡拉 OK 文化就止住，成品雖然加入妹妹觀看哥哥的角度，但仍有很多事情是沒有交代清楚，章節也有修正，此部作品介於報導文學與研究報告的寫法之間，文字也欠缺修飾，反而很像犯罪與社會學的研究，也提到許多數字統計或者檔案，是否作為報導文學蠻模擬兩可的。另外，作品有點出一個中心點，就是在這樣的社會倫理底下，這個冤案即使政黨輪替也不會有任何的改變，再來就是關於流氓這樣的身分，是否永遠改變不了傳統社會對他的觀感？傳統社會裡只要做了一件壞事，這個人就會永遠被認為是壞人。我從其中讀到作者想給我這樣的訊息，這個社會或司法，對於有心或有志改過的人都沒給予機會，想透過此案看台灣司法改革與歷史，或回頭從改革來看待此人，這樣的人可能會不斷地一直造成很多冤案的產生，其實還蠻想讓人往下看，即使知道結局，仍想去探究定案結果，作者若想增加小說的說服力，可從少年入獄到成為白髮人的心境上去著手。或者，可能張娟芬就不打算出版本書，只是想透過此案去討論往後類似此案的處理方式吧！

**廖志峯：**在入圍評審時很支持這部作品，期望是讓文學的類型有更多元的可能。讀到成品會覺得更好看，因為帶入了妹妹阿玉以及其他的線，覺得很精采但又有點可惜，雖然這部算是報導文學作品，敘述的語調有溫情，也有敘述性及報導性，但是少了結尾，作品中提到了他的未婚妻跟女人，但並未出現在篇章裡頭，溫情與同情都缺乏，其實也能體會整個司法體制是很難改變的。另外，描述逃亡大陸的部分、還有未婚妻及女兒，都沒有過多的描述，可能就是前面提到的「空白」處，很可惜，會很希望能看到那部分的內容，或許王信福的形象會更立體。前面郁佳提到作者身為記者在文學創作上的不足，的確，當中有些描述會讓作者的記者角色成為一位評論者。寫作者的語調到底是什麼？想讓讀者看到什麼？當初試寫稿作者放入很多強烈的情緒，但成品裡情感做了許多收斂，這樣

讀者進入閱讀情境時才會更好看。作品最後看到王信福變成慈祥老者，跟殺氣騰騰的少年有強烈的對比，但多少還是看得出那曾為「流氓」的氣質，這是長期社會化影響的內化，作者或許也是想透過本書讓更多人了解走錯人生路途的人再怎麼改變，也很難完全磨滅足跡的無奈。

**宇文正：**這部作品最特殊的就是從大時代去鋪陳社會背景跟小人物王信福不信遭遇的連繫，對於案件架構上的複雜，作者都有一步步釐清，是很詳實有力的報導，對作者的對此案件做的調查與採訪的努力給予肯定。不過也同意郁佳說的，這是文學獎，在作品裡主角王信福這個人有太多斷裂的地方，像是怎麼淪為流氓、進入管訓、流亡大陸，還有他的家人、妻子、女兒等都沒有太多描述，留下太多空白，恰巧今年星雲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殘而不廢有罪？談陳敬鎧「裝盲詐保」案》也同樣是冤案類的報導文學，比較起來王信福的立體形象薄弱許多，無法貼近這個人物，雖然了解作者採訪時會受到的限制，但比較起來就是有落差。個人很希望此案可獲得平反，但也會希望有完整的、關於王信福這個人物的描述。其實這部多著墨在案件，而不是人物，滿可惜的，但可能是作者力有未逮之處。

**陳素芳：**我完全贊同大家所點出的問題，這部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是，時代感有堆砌出來，包括流氓的沿革、卡拉 OK 文化、職訓總隊的區別等，很佩服張娟芬對於時代資料的整理，很動容，甚至把王信福出生那時嘉義的時代背景寫得很好，甚至妹妹阿玉的觀點、當時台灣政治的特色、新新聞的報導方式很客觀的爬梳。但回到王信福這個人，為何被管訓？難道真的只是因為花襯衫？中間存有許多讀不出來的疑惑，後記及附錄也只是在重複說明此案件，到底這是論文？研究？散文？還是報導文學？回到文學年金這裡，報導可以是文學的一部分，我們就回歸報導文學來討論，但報導有部分是含糊不清，文學又感性不足，人物描寫不夠，像阿玉去哪了？女兒怎麼了？在文學創作的處理上，這些都是該處理的層面，或許可以直接寫出家人不願受訪，或不承認，寫出來會更動容。看了這部多關於這案件的來龍去脈，有作者的觀點與立場，過程也寫得條理分明，真的有受到說服，甚至會疑惑為何法官都還看不清事情真相？為何這案件遲遲破不了？可能司法的思維跟一般人不同吧！且看到中間穿插的條文，其實還滿累人的。整體而言，作品是感人的，但作為文學年金某部分又不足，因為「文學」還是要有感染力跟說服力，但目前看不出來。

## 蕭信維《海獵》

**宇文正：**對這部作品冀予很高的期望。這部作品有兩大象徵：第一個是「切掉食指」，象徵著沒有辦法指認未來，失去想像力及思考能力，寫出自我閹割的族群、自我隔離的生存世界，在他們建構的一套生存儀式之下，仍井然有序的生存著。第二個重要的象徵就是「失去翅膀」，象徵失去自由、飛翔，衝出桎梏的可能。這裡所建構的世界裡，沒有鳥，連昆蟲都失去了翅膀，象徵的題旨太過鮮明，敘述引人入勝。但讀到中間有很多頁的空白處，隨後就進入到另一個世界，前後虛實相映，前面虛構的村落自成一格（或自圓其說），就算有不合理處，也都可用超現實合理化。可是當它落入實的部分就造成我的失望，因為這些想像頓時變得無所依靠，超現實的東西沒有著力點，這個實就是「余仁」，但前面用「他」，後半部卻又「她」，不清楚作者的用意為何？而在余仁進入山區後，並沒有帶來預期的反差，讓前面的超現實失去著力點，最後剁下食指也無法說服我。而最後主角子季進入文明世界後，從一個天真的孩童，變成一個有哲學性思索的語言風格，雖然作者的說法是開竅了，也對此風格有些指涉和思索，但此轉變很突兀。對作者豐富的想像力感到佩服，但建議不妨再飛得遠一點，飛得更波瀾壯闊一點，讓想像進入到神話層次，不要突然的用現實把一切打破，覺得這很可惜。但空白頁前的內容算是部不錯的中篇小說，或許可以再從前面作延展。

**廖志峯：**當時看試寫稿時很驚豔，作者的文字真的很棒，期待滿高的。但看到完成品時，閱讀一直進不了那個情境，也理不出他的脈絡，甚至覺得這部作品應該改成「食指」，因為從頭到尾都在找食指，而看不到海獵的身影，不確定是不是自己讀錯了。前半跟後半是兩種不同的內容，甚至覺得在空白處就可以結束，後面覺得很多餘，尤其讀到開竅後的主角，後來講到獵子，學院派的東西進入小說，覺得有點可惜了。不過每個篇章段落，文字跟想像力很精采，到底這是個好故事？還是說壞了的好故事？對蕭信維是期待的，他的想像力和文字很好，但駕馭這部故事、人物及故事線都沒有扣得很好，會找不到人物，像鳥人、找食指，或許代表的是思想跟身分，所以覺得有點可惜。另外，會一直陷入章節數字的迷思，不知如何設計的？各篇獨立看會覺得很厲害。

**胡金倫：**閱讀完其實有點失望，前面評審們都有講到重點，首先「目錄不存在」的意義是？看到中間的空白，會思考是故意設計的？還是排版的問題？還是代表前半和後半是指記憶的空白？到第三段的對話，又是不同的故事，會覺得這部作品是由三個故事組成的。前面會一直圍繞在找食指的

輪迴，好像沒辦法再發展，當初計畫書裡有寫是要寫桃花源或者反桃花源，甚至海獵的習俗，但看完後卻沒有看到主題。第三段則感覺是在湊字數，和前面的內容有點脫節，或許作者還很年輕，有好故事但沒辦法說好，也可能是第一次處理長篇，敘事技巧還無法掌握。還有志峯說的章節數字，的確是讓人很不解。沒有那時看試寫時的驚喜，覺得可惜。

**盧郁佳：**這部作品就是迷團重重，像科幻小說一樣把人丟進很陌生的世界，人的舉止很畸型、詭異不合理，像「這世界沒有鳥」、「有一個人站在雕石上揮舞著」，主述者也告訴我們不知道鳥是什麼，很多血腥、詭異的畫面，像是恐怖片，但結尾照理會串連起全部的事，作者卻沒有此意。會讓人想到許多相關的作品，像第二部分大學生登山想要自導自演山難、想要出書成名的部分，原本的幻想時空和當代現實突然遭遇，好像是拋出 1942 的作品，那個桃花源似乎是古時候，卻是現代世界中孤立的、被封閉賦予想像的地下社會。作者對此有花心思，很刻意思寫主角的舊衣，表示此村無貿易，要工藝所以要縫補，想補這些破綻，但又不是此故事的重心。又用很多筆墨去寫魚人和老師去換相機、記憶卡的那些行為，但這有何作用？角色也很模糊，講很多鳥人和妙博士，卻沒有任何了解，因為兩人代表不同的對立價值，卻沒任何情節跟行動寫出他們的互動，該寫的戲不寫，卻會寫出很哲學性抽象的話去表達他的理念，這應該是人物設定，而不是該寫在小說裡的東西，但在故事裡會看到這個不毛的山村裡，「鳥人在恐懼到來前我們必須學會飛、從前人都會飛……」這樣的演說，還有「鳥人或許可能曾經有過翅膀，但這重要嗎？……」、「即使有過翅膀，現在也只剩心可以飛了……」這是完全不認同老人那種傳統道德威權觀的措詞，但其實都是作者自己在講話而已。

作者描寫能力如此高超，為何角色是如此的模糊？只有余仁這個角色讓作者用心的在描述他的身世，但行動卻徹底違反他的人設，本來他是非常自私自利，想要用假山難去出名，但是到了這個村子裡，他講了一個故事得到大家的關注他應該要開心，他卻發現他會影響這個村子，改變這個村子，頓時卻痛苦的想要把自己的眼睛挖出來，這時作者更加的迷惘不解到底發生什麼事，怎麼突然之間變得大公無私，會替別人著想，為何會痛苦到想殺了自己？這些都讓人感到很迷惑，甚至覺得故事缺少了什麼不成立，跟過去的反烏托邦小說、飛越杜鵑窩等這些故事來比較，徹底欠缺的東西就是「抗爭」，或不公不義的這些事事，人物一定要有衝突，對抗這個衝突，被他揍爛，倒下來，才會表現這個人物的本質。但海獵一切都是糊的，食指是這麼重要的東西，但這一切都是非

常字面上的象徵，一開始主角往路上丟梨子，為何丟梨子呢？第一遍看不懂，第二遍鳥人說，再過去是理想的盡頭，但其實「路的盡頭堆滿了殘骸。是人的殘骸嗎？不是，那裡是理想的埋葬。」文藝腔出來了，所以梨子是什麼？梨子就是指理想，小說可以這樣寫嗎？我覺得不行。我們要看的是人的理想被撞毀的那種殘酷悲壯，你卻用丟梨子來表示。那麼食指象徵自由我覺得也是完全同樣的意思，如果說你有食指，會指認什麼？余仁就說，「上一個有食指的人，是十二歲的少年劉子季」，劉子季指認了什麼？書中安排了隱晦的副線，就是年輕夫妻新婚夜裡慘叫不斷，隔天隔壁的周孀就說去叫孫伯不要再打了，好像在說孫伯在打人，從少女躲在床底下的隱晦線索，可看出這個孫伯似乎是個強姦狂魔，使得此妻子很憤恨，丈夫寧願帶綠帽就把丈夫給殺了，這都非常隱晦不明，接下來就由陳少夫婦重覆了一次，說陳少突然患了各種疾病，流出了各種汁液，死了之後太太發現懷孕，就上吊自殺了。看了這些也不曉得為什麼，所以就會略過，其實就只是在重複一遍前面的描述，還說因為他們不會指認，所以對此事件沒有任何反應。但仔細去看會覺得對此事沒有感覺不是村民，而作者，作者對這件事情真的沒有感覺，也不會去多說，所以此為障眼法，主線是什麼？劉子季兩度找到食指，卻無視及流放，這個情節完全不合理，你找到食指了，那為何這些人如果一開始有很好的理由說，因為你把你的食指拿去換了，大家無視你，看起來懲罰好像重了一點，但好像合理，但結果找到了很多食指以後，卻把他倒到海裡去，再流放，流放等於死亡，他到底犯了什麼大錯需要這樣？他的父母家人對他沒有任何感情，他完全不會去鋪設任何合理的構成。

余仁一角突然的由男變女，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真正合理的故事不能夠說出來，真正的故事是不可指認，這是男同志想出櫃但不能的故事，為什麼角色要這麼模糊，去檢視廟婆伯的台詞：「鳥人或許可能曾經有過翅膀，但這重要嗎？……」，甚至嘲諷對方「只剩心可以飛了」，這樣的形象是高學歷專業白領的媽媽對著兒子嫌棄沒用的爸爸，廟婆的形象就是一個非常能幹、強悍的女強人，表示兒子生命中的權威。而此兒子是不願意離開她的，在所有的鬥爭故事中，主角都是逃亡出去的，唯獨只有海獵是被趕出去的，他不願意走，我們前面看不到衝突的痛苦，但也證明這個不是個反烏托邦的故事，這是反烏托邦故事裡必要的成分，他不願意走，所以余仁就是劉子季的出櫃，他沒有向任何人出櫃，他只有向讀者出櫃，在山裡他是男生，出來以後他變成女生，一有人看

到他立刻變女孩子，所以後半才用女生的「她」。前半段余仁與老師出去考察，是本書唯一有聲有色的段落，這部小說這段其實是多餘的，他是第六根指頭，沒有任何作用，卻對作者很重要，因為他是主角的戀愛史，他的覺醒，他愛上了這個老師，所以和他相處及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在山裡只要和這位老師相處，這個男同志就覺得自己是個初戀少女，但只要進入社會後，就會回到自己男生的身分，為了要讓大家看不懂，所以就讓性別顛倒過來，就因為這樣一個真實的性別轉變故事，他變得必須要化妝成一個本來必須要是女孩子的一個人，在山裡他是男生。所以這解釋了余仁的態度為何有這麼大的轉變，為何想痛苦殺了自己，劉子季根本不想離開，所以第三部才會又重複，結尾劉子季說他不想開竅，他完全不講開竅代表什麼，講很多，很模糊，但其實是不想改變，這不是反烏托邦小說的逃離杜鵑窩，而是亞當和夏娃被趕出伊甸園的感傷，但這感傷他現在無力去述說，只能很成功的無法溝通。

**陳素芳：**郁佳很深入的解析這部作品，也點出新的觀點。其實閱讀這部作品每段都會有驚喜，他的文字的確很迷人，寫情緒、氛圍都掌握得不錯，但會覺得作者的企圖心太大，他很有想法，有提出很多象徵、很多條線，可是寫長篇時這些人物跟線都要有伏筆，像阿婆、鳥人，沒有太多發展，沒有發揮作用。我覺得他是不知如何說故事，這個故事其實有很多瑰麗的想像，是否作者太過於想要追求文學性、象徵，想鋪陳這些故事，卻無法好好的串連而無法成為完整的作品。還有那個章節數字，一開始七，後來又有重複七，也有從後面看起，結果還是無法釐清這樣設計的意義。可惜的是不知想說什麼，雖然有說是要講食指、講烏托邦，可是沒有寫出來，每個情節也都沒有串連起來，片段寫得很好，文字好，但……故事真的沒有說好，看了會不知所措，中間余仁出現後很好讀，但對其切掉食指、跟他的後悔沒有處理好，對於性別會疑惑，煽動那段也寫得很好，但會不知存在的意義，不如擴充這段，而不用後面的故事來補或許會更完整。覺得作者本身不知想講什麼，作者可能也知道自己寫不好長篇，很多事情寫得很好，很有特色，文字有詩意有畫面，也有暴裂的美感，寫長篇的火候還不夠，但若以短篇的角度而言，作者的表現不錯，值得鼓勵。

### **楊隸亞《臺北男子圖鑑》**

**廖志峯：**這部很好看，雖然主題跟長度是三篇作品中相對弱的，但每篇故事很好看，我自己很享受閱讀的過程，會對其中的人物充滿同情。但小說裡頭



有些人物並不是很清楚的，像〈發大財不動產〉賣房子讀了才知那是喪宅，也沒有交待賣房子到底賣給誰？或誰買了？有些人物設計很刻意，但我感受到作者的情感是真的，引導出很多邊緣、不同族群、不同社經地位的人不同經驗的男子所面對的處境和難題，那些哀傷都瀰漫在圖鑑裡頭所有的故事，而且年齡層的設定也很有巧思。人物和人物的出場都有個邏輯會把他嵌在一起。以閱讀性、可讀性來說，這本會是本屆最想推薦的。

**胡金倫：**以完整性來看，這部作品是最完整的，人物設計也如志峯說的嵌在一塊兒。再對照計畫書來看，雖然比原本預計的篇章少了兩篇，但無傷大雅，且因為是由短篇構成，所以閱讀過程是有趣的。回頭看入圍時的評審意見，宇文正有提出：這是否這能代表所有男性？此作者以作為女同志的身分、角度去看、去寫這些男子，用此去定義臺北的男性，雖然都是負面的、邊緣的，被陰性化，缺乏男子氣概的「魯蛇」（loser），整體而言四平八穩，不過會擔心的是這樣的作品是否有足夠的重量去承擔這個大獎，因為重量級的作品需要有些時代歷史感，這將會是個挑戰，因為整體的內容感覺稍嫌不足。

**盧郁佳：**此部作品優點是展現社會各個層面去帶出邊緣的男子，覺得作者的觀察很敏銳、有才華，短篇小說的設計都很有巧思，每篇的配角都會是下篇的主角，但可惜的地方在於，每篇的主角彼此的關連不深，所有的事也都發生的太突然，上篇看了留下謎團，會希望在下篇有所解決，卻都沒有寫出來，很不合理，像紅包場歌星那段，卻突然被觀眾叫去當天后宮廟公，情節發生的很突然、很快，沒有鋪陳，看起來像流水帳；像跟朋友吵架又離家出走，為何？好像是為了製造高潮而刻意創造出來的場景，有很多想當然爾，前一版本像是田野調查去訪問各個面向，但後來腳不點地，像國師的故事，寫的速度很快，但沒有任何生命的痕跡，或想像，很像獨立的事，像電玩講反串的胖子，男扮女裝後後來被暴打，不合理的事若有所鋪設，讀者可以很輕易的理解脈絡，但作者沒有給出這個機會，就像小說中的胖子不斷地被強暴這類事都沒有寫出為何時常被強暴這件事，很多春上村樹的書寫模式，但寫出的故事卻沒有如同春上內在邏輯，至少在這裡沒有看到。又像〈詩人的紀錄片〉，設置兩段故事，前段是羅曼史，後段卻是紀錄片，會不知作者到底想寫什麼。

**胡金倫：**呼應郁佳說的，種種不合理，創作出一個層次，然後以各別的故事講其相似處。每篇都有很奇怪的際遇。

**宇文正：**男子圖鑑的優點展現出作者的關懷面及感興趣的對象，都是社會底層的邊緣人、宅男、移工、作業員、失業族、算命師等，都是內在挫敗的男子，最後一篇則是跨性者的述寫，跟隨這些人的生活與目光，看見這個城市的幽暗小巷，一系列從描繪人物出發，勾勒出這個城市陽光看照不到的角落，以及千禧年後從繁華到衰弱的台灣的灰色時光。從人到空間、時間，雖然不夠全面，作者選擇描繪的人物很明顯看出作者關懷的特殊面向，構築出城市立體的切面，大體完成作者關懷的社會面向。文字乾淨有韻味，其中描寫自己弟弟的〈親愛的神大兵〉，是書宅男生活小史，所建構的旋轉島引喻宅男的世界封閉、而走不出臺灣，寫得很好，有關注當下的環境，我特別喜歡〈零件青年〉及〈結婚秀〉這兩篇，青年的那一篇抒淡有致，也沒有不合理，最後一篇〈結婚秀〉，寫變性人心身理的甜蜜時光與適應過程，相較另兩部，有達到勾勒自己想關懷的城市面向。

**陳素芳：**這部作品是看得最不辛苦的，因為沒有過多的線索，且勾勒出臺北的面向很成功，像西門町、社子島，雖然男子不只這些面向，有幾篇是從個人出發的爸爸、弟弟寫得很成功。很多場景寫的很好很合理：像〈親愛的神大兵〉描寫自己的弟弟，寫得很好；〈國師〉裡過去說的都是謊話，又講到陽具的事，合理化這點都蠻合理；〈詩人的紀錄片〉時空是有點問題，因為若真是我們認識的文壇人物，但三十年前沒有那些茶飲，可是又寫的很現代，所以對這篇有疑惑；〈茶藝館的搖滾蛋寶〉那篇文字活潑，萬華、西門町寫得很生動，有帶我們看到臺北的陰暗；〈飄洋過海來做工〉我很喜歡，將移工的故事說得很感人，就這本書來說，很完整，雖然缺點不少，但都還是可以補救的。社會的某種陰暗面，或失敗者的一面，也都是當代被提出的東西，也有城市裡的荒謬感與情境。

### 投票及票數統計

三部作品討論完畢，進行計分投票，最高分三分，最低分一分。

### 投票結果

楊隸亞《台北男子圖鑑》12分（宇文正3分，胡金倫3分，陳素芳2分，廖志峯3分，盧郁佳1分）

張娟芬《流氓王信福》11分（宇文正1分，胡金倫2分，陳素芳3分，廖志峯2分，盧郁佳3分）

蕭信維《海獵》7分（宇文正2分，胡金倫1分，陳素芳1分，廖志峯1分，盧郁佳2分）

### **會議結論**

投票結果經評審委員確認無異議後，楊隸亞《台北男子圖鑑》選為第22屆文學年金得主。